

新穗集

刘亚舟 著



新

穗

集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五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本散文集写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战斗生活，反映了知识青年如何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在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实践中茁壮成长；描绘了知识青年新的精神面貌；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。作品富有革命激情，生活气息浓厚，地方特色鲜明。

新 穗 集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字数 10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5 \frac{3}{4}$

197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75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203 定价 0.35 元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目 录

郑家村的喜事.....	1
同志.....	13
新穗.....	26
完达山中.....	36
江湾的早晨.....	52
山泉.....	63
掘进曲.....	73
长堤英姿.....	89
红石见闻.....	102
创业歌.....	113
丰收.....	123
雪峰青松.....	134
山乡夜读.....	146
蜜海春潮.....	156

战斗在山乡.....	166
------------	-----

后记.....	176
---------	-----

目 录

一、战斗在山乡.....	166
二、后记.....	176
三、.....	
四、.....	
五、.....	
六、.....	
七、.....	
八、.....	
九、.....	
十、.....	
十一、.....	
十二、.....	
十三、.....	
十四、.....	
十五、.....	
十六、.....	
十七、.....	
十八、.....	
十九、.....	
二十、.....	

郑家村的喜事

中午。

大队党支部委员、生产队长石长青老汉从公社开会回来，就象喝了几盅喜酒似的，兴奋得眉开眼笑，脸色通红。

在一般情况下，须等到吃过晚饭，他才能不慌不忙地走到村头上，有板有眼地敲响老榆树上的那口大铜钟，把社员们聚到俱乐部，传达上级的指示。

可是今晌儿，他一进村，村子里就响起了他那宽厚洪亮的大嗓门：

“咱们村有大喜事喽！——毛主席派来下乡知识青年喽！——”

这喊声，好象长青老汉在特殊情况下敲响的短促、急促的钟声，它简直是带着一股动人心魄的力量。社员们听见了，正在吃饭的推开碗筷，正在干活的扔了家什，正在歇晌的跳下炕，“七噶咕冬”地撞开房门，朝街心跑来。

团支部书记潘大群可是跑得太猛了！他一推房门，吓得满院的小鸡“咯咯”直叫，腾空乱飞；他一推院子的柴门，柴门不是被推开，而是被撞倒了。他迎着队长跑过

去，摇着老汉的肩膀问：

“石大爷，你说知识青年来了，在哪儿呢？”

老队长笑咪咪地说：

“急什么，一会儿就知道了……”

潘大群把粗硬的手指插到头发里“嚓嚓”地蹭了几下，仍然跟在老队长身后走。心想：石大爷从来没说过没影的话，看来这桩喜事真是快要临门了。

这时，长青老汉的身前身后围了很多；人群象潮水似地裹着队长往俱乐部涌。

郑家村哪郑家村，解放以来，你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，你曾有过多少震撼人心的喜事啊！每逢喜讯传来，长青老汉都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喜讯传播开去，尽情地和贫下中农、革命群众同享这党和毛主席给予的幸福；而每当他传播喜讯的时候，他又都要摆出一副“神气十足”的架子，让人们心里痒痒一阵。

知识青年即将到来，又喜得郑家村的贫下中农心里发痒了。他们想起刚土改的时候，那时人们盼望的好日子是“电灯、电话、广播喇叭”。现在，这些都实现了。如今再朝前看，盼的是全面实现机械化、电气化、水利化、化肥化。这“四化”的实现，需要科学，需要文化，需要人材，需要大干。知识青年下乡来，和贫下中农一起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是一定能够大有作为的。所以，贫下中农怎能不把这看作是件大喜事呢！

除了盼知识青年来施展本事外，他们高兴还有另外一

个原因。这一点，长青老汉体会最深。

长青老汉的邻居毕老五家的二小子，是解放后郑家村第一个念大书的人。可是，这孩子越念越回陷了。他大学毕业那年来家一趟，见了地主分子赖八他还上去握手；在路上走道他提着裤腿，怕沾上泥；连他爹，他都嫌满脑袋高粱花，太土气了。看见他这个怪样子，气得长青老汉老远就喊：“老毕家二小子，你怕脏了裤脚，不怕脏了鞋吗？你把脚扛到肩膀头子上走吧。忘本的混蛋！问问你爹，小时候他光着屁股给地主放牛，一次他路过学堂在门口站了站，赖八劈头盖脑地给他一顿棍子。狗地主边打边喊：‘穷鬼，你还想当洋学生！’……”毕大学生听不进这话，溜掉了。长青老汉心里却象塞了块铁：这样的学生，人堆里分不出敌和友，庄稼地里分不出谷和莠，又带着一身娇气，能接革命的班吗？文化大革命中，毕大学生又回家来了一趟，当时正赶上种地，他主动到地里去抓粪。长青老汉亲亲热热地拉住他问：“二小子啊，你这咋又不怕脏了呢？”毕大学生说：“是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，我到‘五·七’干校锻炼了三年，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，把这脑袋瓜子又改造过来了。”有了这样个例子，所以当毛主席关于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的指示发出以后，长青老汉拍着巴掌喊：“知识青年来吧，多多地来，俺欢迎，俺欢迎！”

现在，长青老汉走在人群当中，脸上的每一条皱纹，都荡漾着欢乐；他那张胡子拉茬的嘴巴，却是闭得紧登登

的。谁问他，他也不肯多说一句话。潘大群倒成了长青老汉的解说员：

“急什么！一会儿就全知道了。”

人们听了潘大群这样的解释，似乎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他们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打打闹闹，说说笑笑，跟着老队长，涌进了俱乐部。

“贫下中农同志们，社员同志们……”

老队长开始讲话了。他刚说上两句，人们就直想笑。——瞅瞅他那脸色，是多么庄严；听听他那语调，又是多么欢朗啊！

“毛主席指出：‘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’。他老人家号召：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，把自己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毕业的子女，送到乡下去，来一个动员。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。’毛主席把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的光荣任务交给咱，咱们也盼着知识青年来和咱们一块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如今，第一批到咱郑家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，就要来了！”

农村的人听到一段精采的讲演，不是象城里人那样，报以热烈的掌声，而是你捅我一拳头，我撞你一膀子；有的老年人只是笑吟吟的，一声不响地点烟袋，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，再划根火柴还点；有些年青的姑娘，则是“叽叽嘎嘎”地笑着，搂抱到一起。

“这个喜讯，是今早公社秋收会议刚开始的时候，党

委王书记宣布的！这是一批北京市的知识青年，现在已集中到一起了，正在办学习班……”

老队长再往下说，已经不大有人听了，屋子里哄哄起来：

“哎呀！这下子可真的要盼到了！”

“咱早就盼红眼了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静一静！静一静！”长青老汉的喊声淹没在社员们热烈的议论声中。

于是，老汉使劲儿地拍巴掌，可还是不顶用。不过，老汉对付这样的场面是很有经验的，他又用拳头猛力地击桌子，这一手生效了。他听议论声稍一压低，便放开最大的嗓门喊：

“新一代文化人来到咱们这里，是来跟咱们肩靠肩、膀靠膀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。今后，咱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，使他们在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斗争中经受过锻炼，增长才干。这件大事，大队党支部和贫代会要专门开会研究，咱们生产队党小组和贫代会组织，也要专门开会研究；搞阶级斗争，培养革命接班人，咱贫下中农是有经验的，咱一定要把这件事抓紧。同时，咱也要安排好和管理好他们的新的生活……”

长青老汉的话，又被群众的议论声打断了。这回，他没拍巴掌，没拍桌子，而是仄楞着耳朵，细心地、甜美地听着。

“是啊，阶级斗争要抓好，孩子们的生活也要管好。要让他们学会过咱这立社会主义家，创共产主义业的俭朴日子，也不能让孩子们在生活上受了屈，他们还都处在长身子骨的时候……”

“住房先要安排妥当。”

“那好办，把我新盖的房子让出来。”

“得了吧！你那房子虽说是砖墙的，可不是瓦盖的。依我看，咱们抢开镰前的时间盖起它几间来！”

潘大群说：“咱们的科学实验小组得扩大，试验项目和规划得重新制订。”

妇女主任说：“劳逸结合也得注意，女青年的生理特点也得照顾到。”

会计说：“要做到知识青年和咱当地社员同工同酬……”

“哎呀，这工作老鼻子^①了！队长啊，我看派人到有知识青年的地方参观参观吧。”

“这个建议提得好！”

“好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派人不派人？老队长表态吧！”

会场一下子静下来。长青老汉的一双眼睛特别明亮，他清了清嗓子，激情满怀地说：

① 多的意思。

“我同意派人出去参观！知识青年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，我们要满怀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，对无产阶级下一代的高度负责精神，热心关怀他们的成长，坚决做好上山下乡的工作。”

.....

人们喜气洋洋地散去之后，有几个贫下中农老汉没有回家。他们互相问谁也没邀谁，却都目标一致地朝村前老榆树那边走。

坐在树下的石凳上，他们，哪个人心里的感情不海涛般澎湃着啊！

在这里，他们谈论过多少国家的大事、阶级的大事；在这里，他们规划过多少改地换天的斗争！

当年，在凄风中怒啸、在酷雨中悲泣的老榆树哇，你曾听到过多少讨饭娃的哀述、苦长工的愤语？

今天，在艳阳里伸枝、在甘露里展叶的老榆树哇，你又听到过多少社员们的誓言、新生活的絮语？

此刻，根深叶茂的老榆树，正笑眼迷离地看着它的老朋友们，看着青春常在的老贫下中农们。

张福老汉说：“老伙计们哪，孩子们来了，咱们得从根到梢地对他们讲讲旧社会咱经的那些苦……”

“那是非讲不可的。”王勤老汉道，“咱得让他们懂得什么是新社会，什么是旧社会；地主富农是啥样，贫下中农是啥样；让他们知道恨什么，爱什么；让他们会恨，会爱，恨的狠，爱的深……”

李祥老汉说：“我看，咱们队在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斗争中，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，又一步一步地朝哪里奔，都得给他们细细地说说。让他们看今天，大干有兴头；看明天，大干有奔头；按照毛主席指的道朝前闯，走得正、行得直、步子大。”

赵明老汉说：“几个大哥说的这些，都是应该天天讲、月月讲、年年讲的大事。不过，光用嘴讲还不行，咱们也象城里那样，画出画，配上文，办个展览馆……”

“对！这老哥的主意妙！下午就叫咱们的小会计动手吧，他倒是个能写善画的人材。”张福老汉赞同说。

赵明老汉接着讲：“小会计当然是有两下子。不过，知识青年里头也有的是人材。我看，还是等他们来到后，叫他们亲自访贫问苦，亲自描画，亲自作文，这样，他们会记得更牢实。”

“对对，这样好！嗯，还有一件事，咱也不能小瞧了。青年们来到以前，咱们准备迎接；地主分子赖八他们，也消停不了，他们准得吹冷风、造谣言、搅混水儿……。这一仗怎么个打法，咱们也得好好研究研究。”

“是啊，那帮家伙的鬼招子越耍越花花，整治他们，不光要强攻，还要智取。”

“……”

几个老汉谈得正热烈，忽然传来一个粗犷、宏亮的语音：

“呵！我正想在开党小组会前，先找你们几位议议这些

事呢！瞧，你们已经……”

他们抬头一看，是队长石长青来了；看样子，他已经站在这儿听了一阵了。

长青老汉领着几位贫下中农，初步研究制订了主动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，防止赖八那一伙子地富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拉拢青年的战斗部署后，看看快到午后出勤时间，又接着提出了给知识青年盖房的事。

长青老汉说：“你们几位，铁、木、泥、瓦样样通，都是全套的老把式匠，给青年盖房子的事，就包到你们几位老哥身上了！”

“中啊！”张福老汉叫起来，“这事得抓紧。”

“不紧我能来搬你们这群老将嘛！”长青老汉说，“队委会已决定，今儿下午就动工啊！”

“料凑手吗？我家可还有些砖。”

“我那还存着几百片瓦。”

“木料我那有。”

“嗨嗨！”长青老汉笑了，“这些东西国家早给预备好了！明天上午公社就能把给知识青年盖房用的专款、专料拨下来。”

“说干就干吧！”

“走哇！看准了房场，马上打地基。”

“走！”

几个老汉，喜气洋洋地回了村。

.....

“一人盖房，百人帮忙”。农村里在贫下中农当中，经年历代地有着这么个风俗。可是，这回给知识青年盖房，谁也不以为自己是帮忙的，都觉得是给自己盖的。张福等几个老把式带着潘大群等几个壮小伙子，组成了专门的盖房班子，他们黑天白日地精雕细刻，那个忙劲儿，就甭提了。别的社员呢？凡是收工回家路过房场的，不停下来看看，不挤上去递几块砖、端几锹泥，就好象回到家里吃饭不香，睡觉不甜。

就这样，郑家村生产队在开镰收割之前，紧靠着生产队的队部，沿着那条欢蹦乱跳的小河，给知识青年们盖了五间红砖红瓦的新房。潘大群还领着一伙子年轻人，到山边挖来几墩野玫瑰，到山顶挖来几棵小青松，栽到新房的院子里。

.....

用什么样的仪器，能够测出在知识青年到来之前，贫下中农心里装着的欢乐有多少呢？用什么样的尺子，能够量出贫下中农关心知识青年的情意有多深呢？

知识青年进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！大喜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！

这一天，老烈属秦大娘以她经的多、见的广为理由，硬是从长青老汉那里揽去了为知识青年筹集青菜的任务。她领着几个妇女，整整脚不沾地地忙了一个上午。午间她回到家，刚端起饭碗扒拉了两口饭，忽然想起知识青年一来就是一大群儿，“众口难调”，有的喜欢吃甜，有的喜欢吃辣，有的口重，有的口轻；上午虽然茄子、豆角、西红柿，黄瓜、

土豆、大白菜的准备了一大堆；可那各式各样的咸菜，也还应当办置一点。这样，青年们来了，才能人人吃得饱，个个长得壮。于是，大娘放下饭碗，大步小步地跑了出去。她又足足忙活到日落西山才回家。进门一看，咦，桌子上怎么还有半碗饭？她这才记起，午饭只吃了一半。一想午饭还没吃饱，肚子便饿得“咕咕”叫起来。她急忙点着火，刷净锅，想把午间的剩饭倒到锅里热一热。热上了饭，她“咔”地锁上门，又风速火急地走出去，找人给青年食堂安电灯。这回她回到家，掀锅一看，饭全都焦糊了。嗨！是方才忘了往锅里添水。她呀，双手一拍，独自笑弯了腰，不住地撩起衣襟擦眼泪，自语道：“哟！你看我乐的！……”她掰着手指头算起来，斗倒地主分子的时候她这样乐过；成立初级社那天、转高级社那天、实现人民公社化那天，她这样乐过；再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来到的时候，她这样乐过。

忙啊，乐啊！

等啊，盼啊！

中秋节的头一天晚上，公社来电话了，说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已经到了县里，明天中午到公社，下午分头到各生产队。

长青老汉撂下电话，拔腿就跑，郑家村的上空，突然响起了他那宽厚洪亮的大嗓门：

“来人哟——杀——猪——宰——羊——知识青年明天就到喽——”

全村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啊，一颗颗心都快要跳出喉咙眼了！家家亮起明灯，户户传出笑语；月光下安娴甜睡的郑家村，一下子沸腾起来了！

没等上街报喜的长青老汉返回办公室，来杀猪宰羊的人就已到齐了。这时，有那么老多、那么老多的男女社员，带着自家采的猴头、木耳、元蘑、榛子，带着自家产的鸡蛋、鸭蛋、苹果、海棠，带着白天才买回家的月饼、香糖……象早些年到办喜事的人家去赶礼似的，搭成帮，结成伙，连说带笑地挤进给知识青年准备的新房子里来了……

长青老汉呀，这一宿压根就没合眼。小鸡刚叫头遍他就叫起车把式，又是打扮马匹，又是装饰车辆。日头没冒红，他就赶着车接知识青年去了。郑家村的贫下中农啊，长青老汉刚走，他们就守候在村头上，迎接着知识青年了……

也就是在这时候，也是一宿没睡得着的地主分子赖八，瞪着他那凶狠的红眼珠子，心慌意乱地溜进一个反革命分子家，合谋他们的“大事”去了。

这时候……

这是多么不寻常的时候！

即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们，广阔的农村，已向你们伸出温暖的臂膀；阶级斗争的风雨，已面对着你们严峻地展开……闪光的生活召唤着你们，火热的斗争迎接着你们！可是，这时候，城里头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汽车，出发没有呢？快出发呀！

1973年9月于牡丹江